

姓名：林艺奇

学号：22300246009

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咏贫士七首》 - 陶渊明与贫士跨越时空的彼此守望

摘要：《咏贫士》是晋宋之际文学家陶渊明晚年的组诗作品，共有七首。这七首诗告诉我们：陶渊明并非总是如他在《归园田居》中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那般悠闲自得。归隐看似容易，却少有人能彻底抛弃荣华富贵。陶渊明面对生存忧虑与道德信念之间的矛盾，心中自然也充满挣扎。他最终能依道而行，主要依赖于古时贫士的固穷精神。

关键词：《咏贫士》，陶渊明，贫士，固穷精神

一、“贫士”的定义及其处境

关于“贫”之一字，汉许慎《说文解字》解谓“财分少也”，反之则为“富”，而关于“穷”的解释则是在仕途中的不得志，反之则为“达”，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到：“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就字义而言，“贫”更偏重于物质财富的匮乏，然而“贫士”一词在中国早期对人的精神层面也有着相当高的要求，对于“士”的描述，我们具体可以参考孔子和孟子对士的论述，如“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以及“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表明士人不应为衣食所累，应将道德放在财富之上，故贫士应当在清贫处境下仍然保持着高尚的节操与对仁的追求。而关于古时贫士的艰难处境，可参考苏秦的例子，当苏秦不远千里求功名，落魄还乡之时，其家人对他的态度是这样的：“归至家，妻不下纆，嫂不为炊，父母不与其言。”（见《苏秦始将连横说秦》）在苏秦六国合纵之计成功之时又对他前倨后恭，这前后态度的巨大转变，足以看出古时贫士的处境。虽说不是所有家庭都嫌贫爱富，但至少有一部分是这样的，“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可以说三皇五帝后的时期大部分人就越来越重视所谓的功名利禄。故贫士不得不努力升官，以摆脱这种窘迫的生活。然而自古道德与财富两难全，足以看出贫士为了保持贤者之操而做出很多现实层面的牺牲。

二、诗人安贫乐道的精神追求

《咏贫士》表现了一种儒家的经典思想：固穷安贫。这种思想在《论语》内被孔子所常提及，如《论语·卫灵公篇》“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以及《论语·学而》“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即君子就算身处困境，也能保持着内心的操守。陶渊明在《咏贫士》的后五首中，赞颂了荣叟、黔娄、袁安、阮公、张仲薇、黄子廉和惠孙这七位古代贫士。他们都有着和陶渊明相似的命运，即不愿意为功名利禄而放弃对道的追求，恪守儒家安贫乐道的思想，是陶渊明生活上的知音。但可惜的是，在这众鸟向日般趋炎附势的世态下，能够像陶渊明那样安守贫贱之道的人已经很少了，故

此时诗人像一片孤云那样没有依靠，也感叹“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其一），亦有种与古时贫士跨越时空彼此守望的凄凉感。

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咏贫士 其一》

于是诗人不得不从古时的贫士精神中获取寄托，以激励自己，找到战胜穷困的方法。就有了“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其二）陶渊明在此后也愈发坚定对道与仁的追求，在《咏贫士》的其三，其四，其五中，分别有

“岂忘裘轻裘，苟得非所钦。”（其三）

“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其四）

“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其四）

“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其五）

看出陶渊明归田后的对道的追求愈发坚定，越来越明白身为贫士的自己所面临的处境及应有的心态，最终在诸位前贤的事迹中给出道胜固穷的回答。在逆境时仍能保持自我人格上的独立，从而完成了个体生命的伟大升华。后五首咏赞古人，有何尝不是对“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的呼应。诗中对古时贫士固穷守志与安贫乐道的精神理念展现得淋漓尽致，而这种精神恰是他们的人格魅力的根源所在，故陶渊明又以“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其七）作为《咏贫士》的收尾，表示对先贤贫士精神的高度认同与向往。

三）入仕与隐居的取舍：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

1. 内心的挣扎

摘要中有提到，陶渊明的现实生活并不如他在诗中提到得那般悠闲自得。陶渊明的曾祖父或为陶侃（尚存争议，但他与陶渊明有血缘关系是被证实的），虽然说陶渊明为贫而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政治抱负，他曾在《杂诗其五》中写道：“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说明陶渊明在年少时跟中国的传统士人类似，还是有雄心壮志想立一番事业的。再者，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为稳定东晋政权立下赫赫战功，陶渊明自己对其祖辈的功绩也感到十分自豪，他本人也在《命子》中写道：“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这几句话不仅是对祖辈的事业表示高度肯定与赞赏，也是其心有壮志，想建功立业的体现。这一切说明陶渊明归隐的内心之路并不如我们所想的一帆风顺。

实际上，在《咏贫士》里，陶渊明也有提及了其内心的挣扎。这七首诗里面每首诗都有一问句，分别如下

“岂不寒与饥”“何以慰吾怀”“岂忘裘轻裘”“岂不知其极”

“岂不实辛苦”“此士胡独然”“谁云固穷难”

对于普通的陈述而言，问句的使用似乎更能看出陶渊明内心对入仕与归隐的挣扎，这也许是世人对他的指责与嘲笑，又或是用以坚定自己“道胜固穷”的自陈。如果贫穷对陶渊明来说已经无关紧要，那么其实它就不必作为其书写的内容，我相信这其中隐含着其内心对仕与隐的挣扎，入仕跟自己内心的道义有所冲突，隐居即无法实现伟大的政治抱负，又要饱受饥寒之苦。他渴望在政治上有所成就，却苦于生不逢时。《咏贫士》所要表达的不单单是陶渊明当时的贫穷处境，亦是贫士先贤的境遇，也是对先贤们能在贫穷处境下仍能坚守自身道德操守的高度赞扬。

2. 隐居的决定

客观地说，对于陶渊明隐居的结果，我认为主要有三个主要的原因。

其一自然是其内心固穷安贫的理念，在前文中已多有论述，此处不在细述。

其二是他内心向往自然的天性，他的不少诗句都表明了这一点，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 其五》 陶渊明性格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即其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这种天性或许跟他的家族不无关系，他的亲属中多有隐士（如其堂叔伯陶淡及其外祖父之弟孟陋等）。陶渊明的性格看不惯世俗社会的尔虞我诈，若常年混迹官场，必是惨遭排挤，不免会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其三则是惧祸心理，陶渊明的归隐不仅要从他个性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去考察。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正是东晋末年，那时正值战乱之年：皇室内部的斗争，政权的更替，持续不断的起义与民变（如孙卢之乱）。这种社会动乱不仅造成普通民众的恐慌，同时也给予社会上层强烈的不安感。

三、与古代贫士境遇的“同病相怜”

陶渊明跟古代贫士除了在精神思想上面有着高度一致之外，在现实的境遇也有着类似之处。也正是因为这种命运的高度相似，陶渊明开始才在这些古代贤士的身上寻找精神寄托，希望这些贤士能够指引他走向正确的方向。虽说以下两点在前文中有所提及，但所用来论述的内容并非全出自《咏贫士诗》，现使用诗内语句来论述。

1. 知己难求

陶渊明在《咏贫士诗》中感叹“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其一），在其描述贫士张仲蔚时，写道“举世无知者，止有一刘龚”（其六）。表示在这攀附权贵，贪慕虚荣的世态下，坚守君子固穷理想的人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知音。他们普遍被世人所不理解，在精神上难免有一种孤独之感。

2. 贫士在追求道义的时候也曾面临着挣扎

在前文中有提到陶渊明对入仕与归隐的挣扎，其实古代贫士也有着相同的境遇。如陶渊明在《咏贫士诗》中所提及的：“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

固为儿女忧。”（其七）我相信此时贫士的内心也曾对其妻儿的日渐消沉感到担忧与愧疚，内心肯定也面临着贫富与道义的考验，最终他们选择恪守儒家安贫乐道的思想，不为妻女之忧而改变固穷守节的志向，完成了个人精神上的升华。

四、关于陶渊明是否真实贫穷的探讨以及《咏贫士诗》对后世的影响

上述讨论基于陶渊明的晚年的穷苦生活展开，然而其到底是否贫穷却是自古以来一直有争议的话题。大多数人认为陶渊明晚年穷困交加是因为陶渊明的《乞食》诗，然而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说此诗作于南朝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年），陶渊明六十二岁，诗人根据乞食的真实经历，写下此诗。另一说此诗作于陶渊明青年时期，大约在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陶渊明二十一岁，与朋友聚会，饮酒赋诗，乃游戏之作。故陶渊明晚年是否真的贫穷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就对于后世的文学作品而言，陶渊明的贫穷书写对后世的影响是真实存在的。若以左思为代表的咏史诗的美学价值主要在于生命情感的描绘，则陶渊明以《咏贫士》为代表咏史诗更侧重于精神理念的展示，这种风格在咏史诗中独具一格。他在诗歌中所展现的那种淡泊名利、安贫乐道的心态以及不愿与避凉附炎的势力同流合污的高尚品质都对后人起到了一定的教育与模范作用。

i

参考文献

- [1]魏念芳.魏晋六朝文人咏贫士诗研究[D].导师：徐华.华侨大学,2021.
- [2]王莉.论晋宋易代之际的文人心态——陶渊明《咏贫士》七首新解[J].名作欣赏,2019,(06):72-74.
- [3]顾农.关于陶渊明的组诗《咏贫士》[J].扬州文化研究论丛,2017,(01):180-187.
- [4]张伟.《咏贫士》——寻求文化记忆中的知音[J].古典文学知识,2016,(01):23-29.
- [5]韦春喜.试论陶渊明《咏贫士》七首[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4,(04):6-9.
- [6]王艳.“何以慰吾怀 赖古多此贤”——陶渊明《咏贫士》七首论析[J].克山师专学报,2003,(02):36-39.
- [7]梅大圣.《咏贫士》:陶渊明归田心态及其理想人格模式构想的描述[J].九江师专学报,2001,(S1):93-97.
- [8]魏正申.陶渊明《咏贫士七首》诗主旨新探[J].黄淮学刊(社会科学版),1989,(01):100-102+57.